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莊靖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汪師曾

校對官原任典簿_臣郭祚熾

膠錄監生_臣趙由青

欽定四庫全書

莊靖集卷八

金 李俊民 撰

序

無名老人天游集序

元陽子一日攜無名老人天游集見囑曰守一自簪冠
以來出入玄門中皆老人引度也不敢忘其德今將平
日遺稿命工刊行使傳於後庶不負平昔諄諄之意願
題其端且為老人光華老人姓陶農家子平水襄陵人

父珍母賈氏初母夢青童金盤中獻一大果如瓜半黃
半紅言上仙賜汝無名果也因而娠十三月而生皇統
壬戌十一月十三日也性沉靜寡欲舉動與羣兒異正
隆年間全家避役陝州靈寶縣時年方壯有勇力喜談
道雖不讀書便解義補縣弓箭手縣令許子靜與語奇
之時贈以詩不以常人待也大定壬辰八月十三日隨
舟陽馬祖師過關服勤三年祖師曰此非干汝修行事
汝自修行去於是浩然長往隨方乞化與若志趙公為

侶每歸二人背坐相倚不言不笑人莫能測凡七年忽
覺體中屈者伸窒者通神與氣非故吾也游戲人世三
十餘年行步如風一日讀太上西昇經豁然有省謂同
行曰我今還鄉去也年前有韶州岳家泐王氏請住庵
我已許諾不可食言已而王氏果至迎歸所指處到庵
索湯沐浴畢振衣入靜位留辭世頌儼然而逝春秋八
十有六葬於永寧縣西時正大丁亥三月初七日也無
名之號以其夢歟集中詩頌一百八十三長短句九十

一信手拈得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皆仙家日用事
也七言有造化遠離生死外機關超過有無中古木開
花春寂寂寒潭浸月夜澄澄但言造化都歸妄畢竟陰
陽總屬私千里暮霞烹絳雪半林明月搥玄霜永死鉛
乾天地靜龍吟虎嘯鬼神藏有作有為俱妄想無名無
字是真常願君早悟玄中趣學我優游物外修五言有
對客談黃卷呼童烹紫芝性似山猿獨心如野鶴孤頤
神春寂寂調息夜綿綿俯仰長春景遨遊不夜鄉若此

等句頭頭見道無一字閑非烟火食人所能道也中間
舛錯講師祁定之校正觀者無憾焉辛丑年七月望日
序

大方集序

淨然子者濟南人姓郎名志清幼而穎悟舉止作高尚
事年十二灑落有塵外想求出家父母肯之十四遇一
道者見而奇之曰是兒有仙分安得在此語以真理釋
然有所得自後稍加精進一日忽見重陽真人繪像駭

然曰此乃前者所遇之師也冥契相投豈偶然哉於是
絕嗜慾屏紛華刻意於道學弱冠僑居澶淵三十一還
濟上主者譏以玉霄觀圓客大師哂然不受遂之益都
從者雲集師不悅乃渡河逃名於南陽山中去圭角混
光塵舍者與之爭席矣逍遙雲水間其對景述懷託物
見情片言隻字沾丐者多簡而古峻而潔邃而深無一
點俗氣蓋玄門之星斗歟庚寅歲冬復歸澶淵返寂於
通真觀年五十一師所畜馬哀鳴廐下弟子劉志源見

而嘆曰師已仙矣尚留何為不如淮南之雞犬乎言訖
乃仰而吁俯而默眼光落地不復翳豆矣聞者異之葬
於先師靈兆之側襄事後志源等鳩集生前遺稿刊之
於木元湯子紇石烈守一索余序之前後作者贊述詳
矣言之則贅姑道其大畧云辛丑歲七月朔日序

錦堂賦詩序

士大夫詠情性寫物狀不託之詩則託之畫故詩中有
畫畫中有詩得之心應之口可以奪造化寓高興也侯

之別墅葺一室曰錦堂時時班春往來於此合親友而燕之因命畫史以春水夏雲秋月冬松繪之於壁蓋取陶靖節之句也四時之景叢於目前滌煩慮暢幽懷超然與造物者游坐上之興溢矣侯乃語客曰今夕之賓樂乎但恨對景無言敢請逐題而賦之客曰古人之詩今人之畫二者盡矣言之則贅然景與時遇人與景會不嫌冷淡可停杯而待侯乃口占而首唱之時壬寅十一月望日序

傳

孟氏家傳

孟駕之

高祖唐牧字堯臣雲中人也幼業儒術擢進士第仕遼
為太子洗馬牛令公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生子彥甫字
仲山金運革命廕補品子後以明法中選知西北路招
討司事時有疑獄獄成當棄市公拒不受命雖怒而迫
之莫能奪也後三日得實免死者百餘人招討公執手
而謂之曰子之陰德如此其能無報乎可勉之徙宣德

州司候登州軍事判官享年八十而終二子曰龜曰鶴
龜早世鶴字壽父幼聰敏好學手不釋卷同進士第出
身主汾州西河簿宰宣寧縣進階儒林郎致仕六子曰
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楫女曰蕤曰賓太師張公之
甥也仁更名澤民字安宅性敦厚博雅不喜檢局與人
交豁如也事王父母孝居喪過哀友愛同氣鄉黨稱焉
父亡母病與妻張氏奉侍溫清頃刻不離命醫視藥必
親嘗之以人肉治羸割左臂肉雜羹中而進之母自是

善飲食勿藥孝感然也郡守知之欲聞於朝廷母恐孝子之傷生力勸止之年逾三十不就資廕折節讀書母罄囊金聚經史以成其志工屬文頗為進取計有聲於場屋學者從之如林崇慶元年秋魁大同府選辛巳登進士第調河南福昌簿以廉能稱中外交辟不就世亂避地於陸渾南山以詩酒自適號雲巖老人有著述聞於世壬辰秋九月一日卒於槐林平伊陽令周文炳察判盧某備禮權厝焉累官朝列大夫妻清河縣君二子

曰琦曰璘女月娥歸白登郭文振琦字伯玉游學齊魯
間貞祐之亂莫知所從璘易名攀鱗字駕之因夢故也
自束髮從父訓不經他師指授十三薦名於京師庚寅
擢進士第任陝州州判辟舉靈臺令入補省掾壬辰京
師失守隨回軍渡北橋居河津癸巳抵平陽行臺胡公
異禮待之每事諮議焉內省委管司印造經籍事己亥
朝廷以近來文風不振分三科諸路選試精業儒人監
試劉中以瞻於才學皆優其等充本府議事官權宜之

職也妻韓氏濮王之後繼母韓氏之姪女也二子曰史
噲曰桂哥皆幼孟氏姬姓魯公族孟孫之後保姓受氏
於今不絕其間責之勇舍之約軻之儒光映百世凜然
如生裔孫攀鱗駕之亡其世系自高祖而下得其傳焉
又懼其湮沒以前後事畧託所友而紀之意者欲文之
碑而誌於墓歟或錄其實於太史世其家歟狀其行於
太常議其謚歟將施於蒸彝鼎如古之所謂銘者自成
其名歟審如是其志遠且大矣其自敘者備矣尚何言

哉然有美而不聞於世友之過也故不敢不書以俟來者

譜

李氏家譜

按大唐天潢玉牒顯帝之後生大業大業生媯媯娶有喬氏之女感月光貫昴而生咎繇咎繇生伯翳伯翳之後世為士師至里成避桀之亂遜居伊侯之墟食李實乃改為李氏此言咎繇之後以理獄為功遂姓理氏其

後子孫或改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為李也成
生利正當商湯之時利正生昌祖昌祖仕陳為大夫因
居若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有相
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虔會所言陳國乃古之
陳國非周時所封胡公滿之國也自李成至虔會五世
相承年代相類當此之時太皞之後已為陳國及周封
舜後當是此陳既滅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靈飛之妻
真妙玉女感日精之夢而生老君此一說也又按本記

云老君生而能言指李木曰此我姓也隋內史舍人薛
道衡老君祠庭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李為
姓未詳吹律之本是也又樓觀光師傳云老君因聖母
攀李木而生謂曰此汝姓也三家之說經傳備載今並
明之以彰聖人之宗緒矣至紂王時居岐山之陽西伯
命為守藏史武王克商召為柱下史其子名宗仕魏為
將軍有功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宫宮之遠孫假
假仕漢孝文帝假之子解解為膠西王邛太傅因家於

齊風俗通云李伯陽之後出隴西趙郡頓丘渤海中山
襄城江夏梓潼范陽廣漢梁國南陽十二望唐高祖淵
二十二子其韓王元嘉守澤州武氏盜國宗室潛謀恢
復事露皆被害妃房玄齡女妃亡四子於碧落聖佛谷
追薦母氏黃公譔善篆磨崖碑存焉其後裔孫因家於
澤或隱或仕宋初李植字彥材熙寧間中武舉科隨范
文正公西征官至右侍禁墓誌云葬於澤州晉城縣五
門鄉從先塋也三子持構授高祖李憲之忘其所出生

曾祖猷猷生祖行可行可二子長之邵次之才之邵一
子曰楫楫子六人長儀關應進士舉恩榜二子亡有女
在北弟馬興男閏郎在餘亡之才三子長植次構次俊
民字用章植三子曰挺曰撝曰振挺男世英渭南馬鋪
監沒於王事撝蒲進士第一科孟津機察男世寧監
福昌酒構洛陽茹店商酒監男鉄塊女蓬仙在北俊民
男楊伊闕商酒監撝一子道兒甲戌兵火值甲午二十
餘年間皆物故矣獨閏郎在楫之孫也二子皆幼為李

氏之脩癸卯年四月初一日丁未譜

記

睡鶴記

人之情有所甚好有所甚好而不得則必見似之者而喜非徒好之蓋感而有所得焉濠梁之魚得之樂山陰之鷺得之書支道林之鷹與馬得之神俊不有所得夫何好焉鶴鳴之好鶴亦猶是也鶴也者物之生於天而異者也其性潔而介其聲亮而清潔而介則寡所合亮

而清則寡所和獨以孤高自處飛鳴於霄漢之上豈求其異也哉蓋天之所賦者異也夫才高則無親勢孤則失衆鶴奚恤焉若或矯情自浼下同於頻頻之黨變常而喪其真非鶴之德也非鶴鳴之所好也叔世道衰天物暴天思其所好而不得逮丙申歲於新居之側有蹲石曰睡鶴昔人取其似而名之鶴鳴見其似而喜之事與心會豈偶然哉三復觀之其骨聳而奇其背瘠而僂其頸宛其喙箝若無意飛鳴者雖沉潛靜默有飄然物

外之想疑其孤高之過為衆所棄而自晦歟抑衛人之
軒不足乘歟烏程之樹不足棲歟將遺世遠舉羽化而
仙此特其化身歟不然何為不飛不鳴日游於睡鄉者
乎謂其果不能鳴則陳倉之雞胡為而鳴耶謂其果不
能飛則零陵之燕胡為而飛耶吁是時也以飛鳴而望
於鶴不可望於石尤不可姑以其似而又有所得故感
而為之記云

劉濟之忍齋記

彭城劉君巨川治別室之西偏訂曰忍齋卜日會諸同志落之鶴鳴怪而問焉劉君曰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在人則尤甚焉人情甚不美小有不協至於按劍相怒沒齒而恨不解是何耶血氣之所役也忍之之意非敢望於人蓋將以自警耳孔子語門弟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成王命君陳亦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聖賢以忍之一字諄諄而告人者於血氣方剛之時而戒之也昔之人有能之者如張公藝之忍於家朱將軍之忍於敵耳

餘為功名而忿王謝為性命而忿元載以鼎餗之譏忿於笑翁恩以狗曲之辱忿於醉師德之忿於唾懷祖之忿於罵是皆不以一忿而動其氣其得聖賢之心乎吾名吾齋亦猶是也鶴鳴喟而嘆曰異哉未有無事而忿者若子之言所以自處者得之恐非所以處人者得之於已失之於人可乎夫情深則怨匿理到則心服與其匿怨孰若服心我以情怒彼以理屈則門外負荊者踵接矣莫不釋然開怡然暢廓然通無一毫芥蒂於胸臆

卷八
初以自警卒能警於人過此以往足之所履皆君子之
忍齋也獨戚戚於一室之內何其自狹也劉君於是矍
然而起拱手而謝曰厚矣子之托吾境也請刊其說於
石以廣其傳

歲寒堂記

節婦樂氏澤郡南關宣銳巷樂珩女也幼亡父母依於
外族外王父李榮鞠養之年十五適本關劉璋泰和五
年乙丑夫亡二十一歲守志長子禎五歲次禮十七日

也從吉外氏豪俠欲奪而嫁之堅誓不許苦節自勵事

王母舅姑小心敬順盡為婦之道

闕

黨同焉而不

違於禮婉焉而不失其正舅姑

闕

以治家嚴恪潔勤躬

操井臼無一日而少懈上下畏愛焉主中饋助祭祀怵

惕之義表儀宗門值貞祐亂離往往骨肉不收樂氏俯

育二子流散他方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戚丙戌復歸寧

故里子禎娶東林隱君子母俊卿之孫女生二女長適

秦茂才次許嫁本州趙次官姪男餘慶禮娶楊氏生三

男一女長捷兒定婚樂家社王氏次伴捷婚東蜀村李氏次堅童女許嫁下町張氏夫之兄益弟儀偉侯仁妹適梁氏偉娶徐氏二男一女長福妻谷下栗氏次祐妻本州王氏女嫁關氏祐二男長丑兒次顯兒中外族姻無不周恤者頑字君祥參謀本州宣差所事疑疑特立篤於孝友念無以報劬勞之德因所友而榜其堂曰歲寒堂冀母氏之名節有光於後噫幼而孤長而寡老而其福厚歷憂患五十餘年始終不易凜凜有松柏之操

名其稱矣當是時也不能安其室如七子之母者十常八九有不登是堂而愧者乎癸卯三月辛巳書復繼之以詩

家貧子幼如月魄煩惱林中世途惡荒墳木拱淚不乾
野店天寒孤莫託歸來扶杖雪滿梳山頭化石猶望夫
萱堂忘憂忘亦得孝哉一雙反哺烏

重修悟真觀記

高平縣南二仙廟者在張莊李門之間唐曰真澤宋曰

沖惠沖淑真人為居民祈報之所無禱不應一方之休戚係焉大金真祐甲戌歲國家以征賦不給道士李處靜德方納粟於官勅賜二仙廟作悟真觀俾其徒司見真主之額之後有慊於心為其名位之乖也其意若曰以廟為觀則是無廟矣以觀為廟則是無觀矣不亦誣於神違於人乎惴惴然不安積有日矣於是市廟東之隙地為三清殿為道院蠲庖湍表壇埒外力所施田以資工役其修齋行道拜章啟玄步虛華夏儀鸞而引鳳

者於此焉觀之西曰廟棟宇宏麗像容粹穆遂以重門
翼之兩廡旁列諸靈之位其時和歲豐民無疾厲歛幽
擊鼓婆娑而樂其神者於此焉各事其事互不相雜名
與位判然矣識者題之按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
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禮所重者祭或舉或廢不可
得而私即廟而觀既觀而廟是未嘗敢舉亦未嘗敢廢
豈私也哉兩得而不兩失神人俱悅無遺恨矣此重修
之意也德方請以其事書之於石余用其意而筆之德

方陵川人年二十出家明昌三年壬子禮本州神霄宮
郭大寧為師泰和丙寅奉祠部牒披戴登壇為大法師
後七年貞祐改元賜紫號達妙充澤州管內威儀偶值
喪亂晦迹不出大朝丁酉歲遣使馬珍考試天下隨路
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德方乃中澤潞二州選第一是
歲八月於燕京受戒回請以白鶴王志道知神霄宮事
郡長段公從之俾遂其高懷乃於宮西別院為鶴鳴堂
三間日與方外友彈琴話道焚香煮茗誦周易黃庭老

子書究諸家窮理盡性之說與悟真相去五十里時時
往來適游行之興不以傲為高不以誕為異簡而和婉
而通行必合於義動不悖於禮其肯誣於神違於人慊
於心亂名改作者乎

重修浮山女媧廟記

澤之為郡在太行之頂其四面亂山環列東向望之突
然而起孤高峻絕不與衆峰相連者曰浮山也山之腹
有巖穴中有二像廟而祭之傳者以為翁婆神居民之

為嗣續計者往往禱於是焉按圖經翁婆神在郡東南二十五里浮山北坡上宋元祐六年建計屋八間共二十椽周圍七十五步又紹聖三年丙子李旦亦言此廟自元祐六年及觀至和二年郭寶碑已重修矣圖經所云元祐六年建亦重建也究其原莫知所從來或曰女媧廟並無所據按淮南子云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此皆有功烈於民

者也民追而祀之其以此耶傳者通謂之浮山神大定
二十六年郭道珙等增舊制而新之蓋五載工始畢值
貞祐甲戌兵火復毀逮大朝庚子本郡次官趙唐以其
男山兒幼亡不能忘情因謁是廟慨然有起廢之心遂
命耆老張珏輩庀工計費又令總領景用與提控許堅
督其役斧斤者瓦甍者版築者不召而從不鳩而集富
者輸其財貧者竭其力不日而告成自是公得男女三
人又從而起敬焉辛丑歲三月十八日會郡人而落之

索余紀其事將刻之石姑以前人所聞而書之噫人而無後為不孝之大然人生於天地之間果由人乎哉或得之於卜如成季者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或得之於夢如唐叔者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周之翰皆嵩嶽之神魯之儒乃尼山之秀是山也果能以英靈之氣賦予於人者乎求而得之者有之不求而得者神何與焉天地萬物父母也物莫靈於人天地之委蛻也豈私於人哉夫臧孫達之有後也以德其所求者異於人辛丑年

三月十五日記

陽城縣重修聖王廟記

按圖經陽城蓋漢之獲澤縣也屬河東郡今縣西三十里故城是也晉隸平陽郡後魏文成興安二年癸巳自故城移於今治隋屬長平郡唐武德元年於此置澤州玄宗天寶元年改為陽城縣又云殷湯廟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析城山上宋熙寧九年河東路旱委通判王伋親詣析城山祈禱即獲休應十年五月某日牒封析城

山神為誠應侯政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析城山殷湯廟可特賜廣淵之廟為額誠應侯可特封嘉潤公宣和七年重修廟記云本路漕司給係省錢命官增飾廟像及廣其庭壇高其垣墉列東西二廡齋廚廐庫客次靡不畢備華棖彩桶上下相煥以稱前代帝王之居而致崇極之意以其餘材完嘉潤公祠合二廟凡二百有餘楹大金革命廟止存九間共六十椽大朝壬寅年春因野火所延存者亦廢民間往往即行宮而祭之本縣行

宮在郭內東西街北右去城門五十餘步左距縣衙一

里強至大金壬

闕

年歷一百二十八年而毀邑人王元武

全王昇張義王

闕

王漢等雖在擾攘之際相與鳩工復

起正殿三間元帥延陵珍補蓋西廡歲有水旱疾疫禱

無不應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噫神依於人廟食百世亦

豈有昇沉時耶抑成壞之數幽顯莫能逃耶何天禍未

悔如此之酷耶僕重過是邑王元等託友人燕子和求

識其始末故書以示之時壬寅十月庚戌朔

重修佛堂記

吳道子畫鄴都宮畏罪者衆韓吏部題木居士求福者
多世之人莫不知罪之為可畏福之為可求然信賞有
所不能勸必罰有所不能懲而覩道子之畫吏部之題
竦然有動於心不待賞而勸不待罰而懲何耶豈正率
者難從幻化者易感歟兵興以來俗狃於惡以強陵弱
以衆暴寡以勇苦怯怙終自若當是時也未有不嗜殺
人者夫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沉於他人乎宣差察

之鎮是邦也因謁廳事後之佛祠閤其為風雨所壞遂
命工起廢缺者補之汚者墁之壁繪像飾為之一新乃
與其妻孫氏時時敬禮倍堅回向益勵齋嚴其見於臨
事寬而不苛仁而不虐皆如來慈悲之心下之人亦復
歸依見善則樂而為之見不善則憚而不為不陵弱不
暴寡不苦怯皆如來慈悲之化夫以易感之化易難從
之俗亦救時之一助也若夫化流天下使人有士君子
之行如周家太平之時其待木鐸之政乎

重建修真觀聖堂記

按圖經修真觀在東門內街南宋大觀戊子陳遷孟新堂之故基也值大金貞祐甲戌兵火而毀煨燼之餘瓦礫堆積二十八年間無一人刮目者女冠張守微與弟德忠因逃難四方俱獲生還欣然有起廢之念乃求訪本觀遺跡道士李君淨歷歷而告之曰此殿堂也此道院也此客舍也此堵而環也此圃而蔬也此井而飲也既得其詳於是首建聖堂三間為修敬之地復夷荒壤

剗惡草出牆根而築之仍為後圖是堂也經始於辛丑
十月甲子次年三月丙戌工畢始終其事者郡侯段公
暨夫人衛氏守微晉城縣高都管樂南中社人幼婦趙
氏夫亡正大甲申五月捨俗出家禮太原榆次縣專井
村玉真菴洞妙散人楊守玄為師師乃長春真人門下
寧神子所引度者也傳授有源故其信道也篤守志也
確肅而莊強而敏新故而潔污蕭爽峻逸雖在城市有
林下風異時天上定歸王母之家今日人間獲覩飛瓊

之室弟德忠及妻王禮善益加歸向皆生無上道心男
留住女梅兒慶仙宜哥滿惜告成之後伏願免離五苦
延納百祥中外存亡同證妙果壬寅年五月初一日記
之堂上以警來者

題登科記後

承安五年庚申四月十二日經義榜

李俊民字用章年二十五澤州晉城

郭伯英字伯誠年三十潞州上黨

劉從謙字光甫年二十五解州安邑

張孺卿字介甫年二十七大興府左廵院

王知進字崇禮年三十一東平府平陰

孫璵字子玉年二十七大名府夏津

彭悅字子升年二十三真定府錄事司

舒穆魯世勳字景畧年二十八咸平卓齊特千戶所

李適字適之年二十九大定府長興

晁李中字寶臣年四十一通州三河

朱煥字文伯年四十四開封府警巡院

伯德維字公理年四十一中都哈勒琿千戶所

趙楠字庭幹年二十四澤州高平

王元字善之年三十三解州司候司

縻元振字彥升年二十八磁州司候司

祁午字子善年四十一解州聞喜

潘希孟字仲明年二十八磁州司候司

孔天昭字天安年三十大興府左巡院

王毅字知剛年二十八大興府左巡院

侯尚字世卿年三十太原府平晉

高應字大中年三十二磁州邯鄲

趙銖字敬之年三十五大興府左巡院

晉蕃字天佐年二十五奉聖州磬山

鈕赫希奭字仲傑年三十五博索路瓜爾佳下

郝鈞字國器年三十五大名府館陶

鮑元字善長年四十四潞州長子

康鼎字晉卿年二十五傳州高唐

閻詠字子秀年三十七兗州磁陽

鄧浩字君猷年二十六平陽府錄事司

宋克俊字英叔年二十七河中府錄事司

趙宇字八定年二十八澤州陵川

劉礪字溪叟年七十四濟南府章丘

杜實才字克彥年四十四南京巡院

余閱承安庚申登科記三十三人革命後獨與高

平趙楠庭幹二人在一日邂逅於鄉邑哽咽道舊
壬寅歲五月初吉庭幹復挈家之燕京感慨忍淚
書五十六字寄之試將小錄問同年風采依稀墮
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雖在各華顛君還攜
幼去燕然我向荒山學種田千里暮鴻行斷處碧
雲容易作愁天癸卯春

大陽資聖寺記

晉城縣漢之高都縣也屬上黨郡晉因之後魏改屬建

興郡明帝移建興於高都城孝莊帝復改建興郡為高都郡縣屬焉北齊置長平高都二郡後周又以長平安平二郡併入為高都郡隋開皇初郡廢為澤州十八年改高都縣為丹川縣因縣北丹水為名屬長平郡唐武德元年移於源漳水北三年析丹川於古高都城置晉城縣屬建州六年州廢縣屬蓋州六年省丹川縣蓋州入晉城貞觀元年蓋州廢為澤州縣亦屬焉宋及大金因之不改本縣境內寺院二十一區大金貞祐甲戌至

甲午存者十之三四資聖寺在縣北四十里大陽社北
齊文宣天保四年癸酉梁元帝承聖二年也號永建寺
至武成河清二年癸未建石塔二級後唐明宗長興四
年癸巳立尊勝幢宋真宗天禧四年唐申改賜資聖寺
周圍二百六十三步屋宇二十八間共一百二十椽與
碧落治平院澤州浴室院皆法眷也本寺素乏常住且
過者稀貞祐兵火後居民蕩析鄉井荆棘寺幾於廢里
人王簡等亦流落四方艱苦萬狀默有所禱異日平安

到家當捨所有以荅佛力既歸乃以所居之正堂五間
與本寺修香積位其殿宇寮舍缺者完之弊者新之靡
不用心焉且語耆老曰本社宋阿李生前為無後將本
戶下地土一頃五十餘畝施與本寺克常住見今荒閒
有無借衆力開耕給贍本寺為修飾潤色之費仍與住
持僧添鉢不負我輩報恩之願衆忻然諾之命本寺僧
行廣主其事行廣俗姓李本社人純慤謹愿可託故令
專之自齊文宣天保四年至今癸卯七百五十一年其

間升沉興廢者屢矣虐焰之酷未有甚於此時者賴有
其人家風不墜不幸中之幸者也劉巨川濟之欲傳於
久遠求碑以實之故書癸卯年四月初六日壬子記

澤州圖記

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九
州之中為第五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河內曰冀
州漢地理志曰河東河內得魏地背觴參之分野其地
帝克夏禹所都之域詩唐國風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

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三晉屬韓
周赧王五十三年秦武安君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
絕上黨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使平原君受地五十五
年秦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軍於長平以按據上
黨民秦因伐趙四十萬人降白起秦并兼四海分天下
為郡縣漢興因之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多隨時改易
不同漢地理志河東郡秦置潞澤端氏二縣隸焉上黨
郡秦置高都泫氏二縣隸焉河內郡高帝元年為殷國

二年更名沁水隸焉按澤州圖經屬禹貢冀州之域後
魏置建興長平安平三郡明帝移建興郡於高都城孝
莊帝復改建興郡為高都郡後周又以長平安平二郡
併入改為高平郡隋初廢郡為澤州按晉城圖經本漢
高都縣也屬上黨郡晉因之後魏改屬建興郡至孝莊
帝改屬高都郡北齊置長平高都二郡後周併為高平
郡隋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丹川縣因縣北丹水為名
屬長平郡唐武德初移於源漳水北三年析丹川於古

高都城置晉城縣屬建州六年州廢縣屬蓋州是年省
丹川縣蓋州入晉城貞觀元年州廢屬澤州按陽城縣
本漢獲澤縣屬河東郡今縣西三十里故城是也晉屬
平陽郡後魏興安二年自故城移於今後隋屬長平郡
唐武德元年於此置澤州八年移州端氏縣天寶元年
改為陽城縣按端氏本漢縣屬河東郡史記趙成侯十
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今縣是其地也其故
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郡漢治也晉屬平陽郡後魏置安

平郡縣隸焉真君七年省太和八年復置隋開皇三年
郡廢十八年自故城移於今治屬長平郡唐武德八年
移澤州於此治貞觀元年又徙州治晉城按高平縣漢
泫氏縣屬上黨郡後魏於古高平城置唐志云漢泫氏
縣地因以名之屬長平郡隋因之又併泫氏入焉唐武
德初於縣置蓋州貞觀初州廢按陵川縣在漢屬泫氏
縣地隋開皇十六年以戶口滋息山川修阻遂割長平
郡二縣戶析置為中縣至唐武德元年改長平郡為蓋

州縣亦屬焉六年移蓋州於晉城縣貞觀元年改蓋州
為澤州縣屬澤州按沁水縣漢縣屬河內郡晉因之元
魏為永安縣後於此置廣寧郡後齊郡廢改縣曰永寧
隋開皇十八年復改為沁水縣屬長平郡唐屬澤州五
代後因而不改皇統三年程先生左輔國碑云澤之為
州蓋以境內有濩澤名焉州之治晉城蓋以其地故晉
封名焉夫晉者堯所居之墟舜所耕耘之地二帝遺風
至今猶存自開皇三年為州迄今五百六十一載蓋開

皇三年癸卯至皇統三年癸亥也宋張商英題桃固嶺
云大舜耕耘地斯民聚落居昔人皆以舜澤名之舜耕
於厯山鄭玄曰在河東漁於雷澤鄭玄曰雷夏兗州澤
今屬濟陰圖經引墨子云舜漁於濩澤墨子本云漁于
雷澤不同舜澤取舜耕處名之也厯山河東之境近之
必有辯者州四至東至衛州界二百里以孤松樹為界
自界至衛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絳州界一百九十里以
烏嶺堠為界自界至絳州一百四十五里南至懷州界

四十五里以土堠為界自界至懷州六十五里北至潞
州界一百里以山口村為界自界至潞州六十五里東
南至懷州界七十五里以枯冢為界自界至懷州六十
里西南至孟州界六十里分水嶺為界自界至孟州一
百二十里東北至相州界二百里以城嶺為界自界至
相州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晉州界一百六十里以長城
嶺為界自界至晉州一百七十里至南京四百六十二
里河南府二百二十五里係大定年前里堠也隋開皇

三年至天興甲午六百五十二年歷唐五代宋金易十
二姓或興或廢有如傳舍金國自大安之變元兵入中
原北風所向無不摧滅者貞祐甲戌二月初一日丙申
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毀圯室廬掃地市井成墟千
里蕭條聞其無人後二十年大兵渡河甲午正月初十
日己酉蔡州城陷金運遂絕大朝始張官署吏乙未遣
使詣諸路料民本州司縣共得九百七十三戶司候司
六十八戶晉城二百五十五高平二百九十陵州六十

五陽城一百四十八端氏一百一十七沁水三十至壬寅續括漏籍通前實在一千八百一十三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其可知也噫生斯世者何不幸邪百六之數莫能逃邪死者已矣生者倒縣何時而已邪上天之禍如此其酷尚未悔邪泣然記之庶幾父母瘡痍之民者生休惕之心

莊靖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莊靖集卷九

金 李俊民 撰

碑銘

重修真澤廟碑

柳子厚書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陰昔者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自是所在營建者莫不用焉大朝龍集庚子九月十五日丙子悟真觀

樹落成之碑冠蓋雲集酌酒相慶循故事也或者謂碑之所云異其名也名雖異人心未嘗異也所慙者材不中度不足以壯福地此處自有石豈無知者乃相率而求之於荒榛間微露節角出土而得之真良璞也德方以易卦筮之得臨之節有大而可觀之象於是命工加磨礪焉無毫髮恨父老愕然相視曰夫神所依者人其有所待邪或廢或興亦其數邪事與時會豈偶然邪是廟也自唐天祐迄今三百餘年庇庥一方實受其福水

旱疾疫禱無不應貞祐甲戌烽火以來殘毀殆盡幸而
存者前後二殿神且不安人其安乎由是感激奮厲踊
躍就役斧斤者陶甃者版築者圻墁者不募而來不勸
而從缺者完之仆者起之繪事之墁漉者色之不日而
新無愧於初父老請以其事實之碑德方笑而諾之就
用其石慰人心也其使之敬鬼神向玄化振仙風德方
有力焉因索予為文以刻之其詳具於前後之作者言
之則幾於贅姑頌之以詩以告其成云

川原自秋色

塹變荒土

騰空仙馭遠

閱歲遺廟古

頽基埋草莽

敗壁剝風雨

枯松噪寒鴉

老瓦竄飢鼠

煌煌星各位

耿耿月獨苦

鞠躬香火民

默與杯琬語

真游厭塵雜

非類敢狎侮

豈惟奪時享

乃又虐神主

曾無一震威

蕩滌還淨宇

黃冠得仙李

起廢心已許

聞聲應如響

爭地築環堵

圖全出衆力

能事在一舉

周旋禮俗中 百福神所予 刻石示將來

不朽邁石鼓

重修王屋山陽臺宮碑

王屋山者在底柱析城之東仙家謂之清虛小有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壇之南十六里曰陽臺觀者小有洞天之一也其靡然而逝隆然而起似近而遠欲斷而連隱隱乎山之陽者九龍戲珠嶺也東向二百步許瀝天一之水白而不濁甘而不壞為九鼎金丹之祖者洗

參泉也巖竅其腹廓然有容噓吸元氣與山澤通者西北白雲洞也位高而自抑勢仰而還俯如竦如懼如趨如附北面而朝壇者華蓋峯也亂峯之間邃而深幽而往窈窕而入延袤而上者紫陽谷也樹林叢翳虎豹卻走蕭爽森肅鬼神護守者上方院也自是出避秦溝陟瘦龍嶺躡仙橋欵天門然後登壇而朝玉頂凌風汗漫披雲杳冥其去天闕猶咫尺爾時天界諸天悉以天衆見於每歲朝山之會宜其為洞天之冠也大唐中中巖

道士司馬鍊師始奏置陽臺觀道場立像而嚴奉之並
御書額壁畫神仙龍鶴雲氣等升降輦節羽儀金彩輝
光滿宇遣監齋韋元伯齋圖畫事跡題目奏聞時開元
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也玄祖之教繇此而振山林學
者皆生無上道心不退轉志宜其為福地之冠也又按
司馬別記曰余屆玉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
曰元精一曰丹華又覩玉皇寶籙乃知上古丹寶並傳
而莫不遐年自夏禹後遂止亡有繼者余不敢慢泄復

藏於名山以俟其人開元十七年仲秋十五日記以是
考之陽臺觀之成也在司馬鍊師藏丹寶後之六年開
元二十三年乙亥也下值大金貞祐二年甲戌凡四百
八十年兵火而毀觀改曰宮隨世沿革崇其名爾嗚呼
玉笈秘文流運道氣猶有昇沉之時況巍峩華構豈無
成壞邪累代重規一夕焦土草木色歛烟霞氣沮方外
之遊未嘗過而問焉正大四年丁亥林州先生王志祐
由平水抵王屋周覽勝區感嘆陳迹慨然有動於心邑

令及司氏昆仲挽留住持養道餘暇以起廢為事不慕
而役集不鳩而材具變污以潔易故而新宏大殿堂修
直廊廡復靈官之位列齋厨之次接遇則有賓館招納
則有道院其用簡其功速旋天關回地軸華日月而平
北斗其為力也大哉廢始於成終於成興始於亥終於
亥一紀而廢一紀而興疑其有數存乎其間爾先生少
業儒術長慕玄理年高行積境滅心休幽人逸士望風
稟受號曰棲神子一日與余邂逅於山前頗得其所長

蓋以靜為基以慈為寶慈而愿厲而溫有竹林高致不
嘯傲升平有盤谷雅尚不輕欺富貴味老子五千言不
讀非聖書悟廣成長生說不作矯俗事龍伯釣後長愁
海上之黿子晉歸時難駐雲間之鶴大朝己亥歲三月
二十二日壬辰登真於嶽雲觀春秋八十有八其徒曰
定曰忠曰祥曰玄曰溫索余文其碑故欣然書之以示
來者其辭曰

太行肆几

連亘王屋

天設之險

神竒所畜

烟蘿眇然 若化若遷 誰其主者 小有之天
天台鍊師 即宮于茲 奕奕榮觀 百世之基
中原繹騷 劫火莫逃 虐焰毒燎 毀仙所巢
猗歟王公 復此故宮 彼徒者清 始終厥功
事舉其墜 風振其頽 濫觴玄源 實實枚枚
欲去者留 既往者來 雲軒羽盖 肅焉徘徊
突峰秀巖 光凝翠寒 乍隱乍見 聳如髻鬟
泉涌流決 巖回岸薄 或抑或揚 響如珮玦

栢茂松悅 芝芬桂芳 可糗可糧 既壽且康

鶴翥龍矯 鸞翔鳳鳴 可駕可軒 游乎太清

朝烟暮霞 我仙所家 坐閱人世 浮如落花

大哉道域 悠久不息 何以誌之 他山之石

縣令崔仲通神霄宮祭孤魂碑

人之生或幼而殤或壯而夭或幸而不殤不夭獲考終
命者則斃而獨或不幸而遭天之變人之禍邦之憲身
沒而名滅者宗亦覆吁幸不幸皆命也其視世其家碑

其墓廟其貌而配饗不絕者異矣夫不幸之中又有幸
不幸者焉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故鄭子產有言曰鬼有
所歸乃不為厲吾所以歸之政謂此也道否以來及政
交惡玉石俱焚冤魂無依哭聲相聞哀於泰山之虎猛
悲於桓山之鳥別其無所歸幾何不憑於人而為厲者
哉當是時也生且不遑恤況夫死者乎獨晉城縣令博
陵崔公達惻然有動於心乃於野外拾遺骸而瘞之又
與前上清宮提點大師孫景玄道正李處靜十月十五

日就本州神霄宮設黃籙大醮為壇位而祭焉其幼而
殤壯而夭者在此位幸而不殤不夭考終命而煢獨者
在此位不幸身沒名滅覆其宗而無配饗者在此位師
乃於玄科之外以幽明之故始終之說施報之理因果
之事發揚呈露豁人心而駭鬼聽公乃吉蠲從事其迎
來也有餘敬其送往也有餘哀欲其慘而來舒而往新
大故小皆適其歸嗚呼恤人之所不遑恤使不為厲合
於子產之言識者以為知禮其可以無辭乎銘曰

雅廢國屯

四海揚塵

魂兮來兮

天地廓清

虐焰方沃

蠭蜂搖毒

魂兮來兮

鱣鯢被戮

干戈厥躬

腹背勍敵

魂兮來兮

靈臺偃伯

骨肉不收

離居蕩析

魂兮來兮

宜爾室家

不周之粟

不虞之臘

魂兮來兮

今薦馨德

不屋而號

不宮而弔

魂兮來兮

今有寢廟

忠肝義膽

不辱不屈

魂兮來兮

此乃血食

暴露風日

沙場草白

魂兮來兮

此乃掩骼

洋洋如在 曳曳而出 公之豐潔 是亨是格
如歆而類 如祀而族 公之信孚 宜介之福

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

無戰之國民多壽好戰之國民多天夫戰危事也民之
壽夭係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書戰者二十三內戰
敗績六外戰敗十二豈惟戰哉其侵伐襲討潰滅殲獲
等例書者不絕故其民壽者少而夭者多豈唯民哉死
而不得其所者何可勝紀或見於新城之巫或啼於貝

丘之豕或踊搏於寢丘之夢或叫登於昆吾之墟或如
若教之餒於楚或如伯有之懼於鄭或與獻子而相訟
或同實沈而為祟皆不得其所而又無所歸可哀也哉
聞內史過之言者則以物享之用鄭子產之事者則撫
之乃止由是鬼有所歸無復為厲故筆之以為春秋法
自中國雅廢以來天道在北日尋干戈無異於春秋之
時糜爛之餘百怪爭見無異於春秋之民吁是時也孰
能以春秋之法享而止之哉澤州長段直念常在此欲

為之而未暇也歲在鶉火毅然力行之應於郊野暴露之骸斂而裒之卜葬於馬英得鳳凰之兆且其繇曰鬼宿騰芒積尸在傍月建之下可以伏藏正月十一日壬午隨所指而窆焉乃以信士劉巨川檢舉典常嚴修祀事外內戒飭以洽百禮建立壇場設無上黃籙淨醮三晝夜位分三百六十不以遠近無主孤魂并投壇附薦亡靈等衆一切召請而祭之十五日丑時解席告畢以清虛大師前提點上清宮太上昇玄內教秘籙弟子賜

紫孫景玄妙達大師前管内威儀太上正一三五都功
賜紫李處靜奉行法事暨法錄道士程德元等四十餘
人三時行道華夏步虛備演三洞靈章敷露五方真文
拜表啟玄散花賦水惠風與薌燎清塵壁月共燈輝縞
夜無碍筵前至者相憐昇仙橋畔度者爭先聽元始符
命受九真之戒佩昇天寶券出五苦之獄悔深各消行
高障滅迥脫冥津咸躋道域嗚呼死生之說果如何哉
夫死者生之盡物之變者也其有知乎其無知乎豈蕩

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與木俱腐乎豈精爽在天結為
光輝以助臨照乎將復乎還名山大川返其英靈之氣
乎豈奮為明神廟食人世福善禍淫乎將厭人間之勞
貪南面王之樂乎是未可知雖聖人亦所不言然而於
死者之禮尤盡其詳者蓋欲盡其事死如生示民之不
忘也以春秋之事考之則見矣謹屬辭而為之銘曰
懷沙楚騷 江沈浪漂 不有巫陽 孰與之招
橫縱戰場 地塗肝腦 不有李華 孰與之弔

豺狼路荒 羈鬼相望 咸殄厥祀 君子攸傷
悠悠返魂 我公所賓 享之吉蠲 靡踈靡親
肅肅靈壇 我公所建 誠之感格 靡近靡遠
盍簪星會 恪居精思 不倦於勤 用相其事
歛彼棄骸 葬筮之地 告以兆語 於艮之位
暨啟冢土 其日壬午 入此穴處 靈其鼓舞
送之而往 迎之而來 來迎往送 且敬且哀
靡神不舉 無虐神主 以禮始終 宜福是與

亡者可矜 存者可恤 存亡之民 係公休戚

故王公輔之墓誌銘

世傳王氏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其是王家太子其子
孫遂稱王氏有二十一望各以分封食采而立史記秦
有王翦漢有王陵最為顯姓太原琅邪二望為尤著今
按王姓非獨出於子晉之後又非分封食采而得出太
原琅邪者子晉之後後漢逸民霸司徒允魏司空昶晉
司徒渾後魏龍驤將軍慧龍梁太尉僧辯唐侍中珪並

出太原漢諫議大夫吉晉司空祥及宋齊梁朝王氏盛
於江右者唐宰相方慶皆出琅邪王子比干之後以王
為姓者出河東天水六國齊王田建子孫以王為氏者
出北海陳留魏公子信陵君無忌子孫以王為氏者出
高平京兆公諱翼字輔之其先河中人疑王子比干之
後世遠不得其傳祖明避靖康之亂徙家葭澤晉城之
王城里父德遷於星軺鎮生翼驚姜之後不聞啼聲者
數旬王父以為癡及能言與他兒小異性穎悟稍勤於

學七歲常從師行有誦杜牧之華清宮詩後師舉似歷
歷能道之師頗奇焉八歲能屬文既長日記千言應進
士舉因感疾遂留意於醫與名輩闕全道趙子華友講
究難素及本草物性藥證病源以拯濟為務貞祐甲戌
郡檄諉以巡檢南山土寇一日破葛萬賦性不嗜殺遂
辭職晦迹月院山耽味經史百家之說每有疑事書之
別卷疑釋塗去之尤精於易占無不應與人交尚義重
然諾友愛同氣分財取衆房之所不取武城張氏數口

遇盜不知所適公一日因採藥偶得張遺橐及書契瘞
於巖下後其孤還給之寡婦李氏有少年安姓者強娶
之不從力斃之棄屍古冢繼而婦活公乃誘其父兄訴
之官安服其辜人皆義之丁先生女以父亡值艱食凡
鬻與豪民焦氏焦婦疾篤命公視之曰若差從公所欲
報之公曰但得丁女可矣焦諾之婦安攜女而歸長嫁
於汝陽庾氏醫不取利衆醫讓之曰予所重者人命奚
以利為利心一萌何異紕臂奪食乎咸愧其言薄游河

南從者如市謂其徒曰汝輩若依得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此兩句便可行醫如孫思邈者亦有所不知若不知為知雖思邈亦不足敬盧氏劉氏各遣子學醫亦令二子說論語人或有疾醫不克痊公至問所服藥曰是也但病深藥未效爾及愈謝之曰非獨此藥亦向者服藥之功也常謂其子從儉曰人與汝有隙病而求治何以處之從儉徐應曰若羊叔子豈耽人者邪公首肯之致仕阿不罕特進在汝州忽暴風疾不語公曰

服此藥三日愈十月又病公曰宜吐之後服玄明粉半月愈恐來年十月病必復次年如期而病公曰此不須藥過後月十六日寅時無恙上遣太醫庾公來視疾服藥輒斃公曰藥勢太急正不勝邪故也日晡當復甦其二子哀泣求藥不許曰藥能起生人不能起死人翼日寅時特進公斃十一月十六日也河內崔氏子年三十餘病不救將就斂公至曰此已不能藥當針之猶可活其父不信公三針而體溫明旦再針而目開七日如故

梁縣尉范某傷寒不起公曰六日汗解請藥曰善攻不如善守過五日昏眩左右手無衄妻子泣謝公熟視之徐笑曰勿驚汗將出矣頃刻汗而愈防禦完顏公問易曰當先理會心又問曰以靜以誠如水動則濁濁則不能照物王彥明問讀經皆能誦之然臨證切處多感何也曰汝但口誦而心不悟譬猶按圖求馬果得馬乎時吉仲器在傍曰學者尚如此況不學者乎於秀老德老二人處悟禪理太原公處精術數誦古今才人詩得

句法平生著述有素問注疑難二十卷本草傷寒歌括
各一卷算術一卷古律詩三百餘篇長短句二百首雜
文四十篇辛卯至日召子從儉謂曰早來望氣不祥我
數將盡汝勉之過次年二月初八日酉時可免壬辰正
月入汝陽山避天兵所臨過游騎俘至營中被害皆如
所占臨終語妻李氏我平日別無大過惡惟破葛萬賊
不能無寬此其遺恨爾死於兵與死於病相去幾何古
人視死如歸我死無憾男從儉必在可往求之李氏以

遺命入山見從儉曰我豈是要活為汝父所囑今既見汝死無恨矣終於玳瑁寨公始娶山陽張氏生三子長曰從約業進士次早卒季曰從儉再娶馬氏無子再娶李氏一子天從儉有父風業儒大朝委劉中試諸路精業儒人從儉中平陽選癸卯春將以某月日葬狀其父行託所友德老李子措求誌諸墓故哀而銘之曰

家世儒業 靡忘厥初 尤所長者 活人之書
葛萬之賊 一掃滅迹 不忍於殺 乃退厥職

遭時之變 潛居月院 左經右史 好學不倦

周流河外 聲震汝海 向風而從 無小無大

有疾則視 得施於指 囊中探丸 起人之死

神妙不測 莫善於易 擬議而動 與時消息

恤人之寡 箠撻之下 贖人之孤 備禮而嫁

德如叔微 藥如宋清 宜其有後 不墜家聲

淺土之喪 客於他方 有子克孝 護還其鄉

委骨原野 其誰與藏 魂子獨歸 闕此玄堂

姚子昂宜休齋銘

物極則反器滿則覆居安慮危身寵思辱金然眉塢之
臍玉則荆山之足室高為鬼瞰貨積為盜蓄名不可貪
利不可逐宜休宜休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腹

贊

中書君贊

心乎其畫腹乎其藁雲烟落紙龍蛇揮掃汲冢孔壁殷
盤周誥嗟乎孤秦欲窮吾道黔首未愚彼惡先老嗚呼

噫嘻天之將喪斯文也吾不得而知之天之未喪斯文也何屑屑乎使中書君而枯槁

啟

郡守段正卿上中書啟

某啟伏念職在分符有忝承流之寄權歸造物共推論道之公凡預獎提奚勝慶抃欽惟中書相公經邦偉器佐命元勲自有典刑蓋是相門之相一變風雅或覩詩人之詩宰天下思天下之均遇國士以國士而待豈謂

吹等之末亦蒙推轂之私然鳬脰續之則憂念難肋棄之可惜猥辱袞襮之字願為穎脫之錐光耀鄭鄉春回鄒谷某敢不勉所未至求為可知白首效勤不憚執鞭之事赤心圖報寧無結草之功謹奉啟事躬詣台屏陳獻伏惟鈞慈俯賜照察

上行省中書啟

某啟伏以任尊百揆蓋優佐命之勲望峻三台咸仰調元之化遠依大庇倍積歡忻欽惟行省中書相公治世

棟梁清時羽翼唐資房杜遂開田口之基漢任良平竟
啟卯金之運位常虛左志在圖南方當師渡之朝遽播
公歸之詠以申伯之功文武是憲宜鄭武之職父子並
為不吐不茹激古人之風無党無偏公天下之選致令
庸瑣亦預甄收某暫脫戎行獲膺民寄忝荷璽書之賜
重加褒字之褒承乏力州增輝梓里某敢不益堅素守
少效微勤待用無遺物幸充於狄籠見知則說恩難報
於蘇天

榜

段正卿祭孤魂榜

易為游魂遂著返終之說傳因化魄乃明為厲之由未
有所依是誠可恤雖卒歸於冥漠猶不昧於英靈勿伏
道慈曷超幽域願殫欸素冀有感通謹擇某月某日命
前上清宮提點大師孫景玄就某處設黃籙大醮三百
六十分位祭一切無主孤魂并各家投壇追薦遠亡近
化姻親及收斂暴露骸骨正月十一日安奠哀集誦念

經文來春正月一日會疏將興法事預戒前期因豈無
因有侶樹花之落死猶不死還隨月魄而生尚賴同心
共成善果

崔仲通祭孤魂榜

伏念無可奈何者命歟終歸於盡不得其所而死者奚
禍之深義有當為祭而非謫況乃龍蛇歲在螻蟻生輕
或因師旅饑饉之加或在桎梏巖墻之下以棘林為長
夜以薪野為佳城京觀非楚子則誰封戰場無李華而

誰弔通願傾誠懇庸蔽淨筵所望上格神休下開冥路
聞而起起如從夢裏之呼樂且融融皆自隧中而出今
請到講三洞寶經提點大師孫景玄擬於十月下元日
就本州神霄宮設黃籙大醮一坐計陳一百二十分位
祭河東南路無主孤魂并投壇追薦各家遠年近代姻
親同登道岸富如王氏宜輸請命之錢貧似杜家可剪
招魂之紙敢希勝侶同結善緣

高平縣瑞雲觀祭孤魂榜

王希及道淵

伏念縱橫血刃之兵毒痛安忍暴露衣薪之野精爽奚
歸其生也不辰其死也無地徒有青蠅之弔奚勝黃鳥
之哀形可復乎亦莫能於司命魂兮來些或有賴於巫
陽所依者人得請於帝豈特融融之樂偏及黃泉抑令
鬱鬱之居重見白日尚希善衆同啟虔心

孫講師約東亡靈榜

當壇謹按太上法籙修設無上黃籙淨醮薦拔孤魂亡
靈等衆黃奉高真祈求拯濟除已依科闕奏外誠恐亡

人從來未知壇內威儀誤有干犯重遭陰責須至出榜者

右具如前今出榜曉示亡靈等衆即聽次第呼召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無引非族無雜非類其間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新有故有長有幼無相棄背如在左右不臘之虞薦未必馨殺牛之鄰福未必受無求人祀無奪人享無嘯於梁無見於堂善有餘慶惡有餘殃天之施報無異存亡固當率相教戒敬心歸仰領受功德速求超

度無致別有違犯故茲告示各使通知

孫講師約束孤魂榜

式同前

右具如前今出榜曉示孤魂等衆即聽呼召男有男位
女有女位無亂人倫無參異類無託物為妖無憑人為
祟無逞私憾無尋冤對無叫天無辜無請罰有罪其有
強弱相欺貴賤相侮棄義陵上背恩憎主或號或呼或
泣或訴或攘或奪或貪或妬輕躁跳梁笑傲狂舞前過
未除重犯靈怒永繫幽囚難尋生路固宜率相教戒敬

心歸仰欽受符戒速求超度無致別有違犯故茲告示
各使通知

開元寺重修經閣榜

本州開元寺經閣近遭壞劫幸有遺基雖存起廢之心
尚賴贊成之力今則度材計費鳩役募工冀我同誠畢
茲能事且平地為山尚有往者豈道傍築室獨無成乎
高下隨宜共敞黃金之地廢興有數復來白馬之經德
不妄施福從實受暨善知識結大因緣

碧落治平院祝壽榜

竊以叢林標準法海津梁開諸佛方便之門證無上菩提之路雖云弘教所重報恩今請到因公和尚本院開演圓覺靜講為國祈福祝皇帝萬歲伏願寶歷無疆洪基永固四海享太平之樂百僚崇相讓之風一切有情同登覺岸

結冬開講榜

伏念海會福田忽躍啣經之兔藏陰淨域尋來聽法之

難物尚結緣人何背境本州碧落治平院者近將就毀
今復增新欲開重悟之門庸闡大乘之教今請到裕州
寶泉山因公和尚結冬開演圓覺靜講一百日為國焚
修祝延聖壽者勿謂一花五葉止掉葛藤要從萬水千
山盡來瓶鉢庶幾善衆咸仰宗風

化供榜

伏以衲衣雲集共依彌勒之龕魚木雷鳴咸仰如來之
粥顧茲香積賴我檀那但學雪峯住山莫訝趙州貪食

常念助緣之力敢忘惜福之心幸免負牛頭之糧少望
送南臺之米稍能添鉢無愧上堂

請益榜

竊以鐘鼓聲邊盡入雨花之界鉗鎚手底未施點鐵之
功不有發明難成頓覺伏惟講主因公和尚維持宗教
模範叢林孤如嶺表之雲瑩若波心之月雖長空過鴈
不立文字然枯木龍吟無離語言身後茫然莫舉三生
之話指箇歇處願揚百丈之風傾落妙音發蒙太衆曲

垂慈憫無吝獎提

茶榜

詩人多識遂留茶苦之名
文士滑稽乃立葉嘉之傳
豈謂詩情之重或成水厄之憂
驛徒致衛公之泉喫不得
盧仝之碗今茲團月別其典刑
與其強浮泛而體輕孰若自快活
而心省甘易回頰枯免搜腸但歸
愛惜之家以待合嘗之客

設粥榜

人方著土舉聞賣劍而買牛歲雖在申不應乞漿而得
酒豈君子之不周急況居者之有積倉轉壑之民之四
方者幾矣滿堂之樂如一夫之泣何宜損有餘以補不
足

青詞

段正卿祭孤魂青詞

民不聊生豈亦自求之禍天無私應蓋由所感之誠爰
瀝丹悰仰干洪造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某立

身艱險涉世憂危偶叨五馬之榮承乏三刀之寄欲使
化雷遠邇惠及存亡可堪暴露之餘猶在照臨之下念
就死之地以無罪而隱焉恐不善之殃所由來者漸矣
冀悉宿愆之殄必須大道之依是用精建靈壇虔修法
供肅延羽侶妙繹真科伏望上聖降臨衆真孚佑曲加
哀眷開濟冥塗出彼黃泉咸賦融融之樂見夫白日罷
形鬱鬱之嗟

崔仲通祭孤魂青詞

民雖易虐寧無就死之寃天豈私親盖有感誠之應輒
披丹懇仰瀆玄穹伏念臣某遭世艱危脫身荼苦幸延
殘喘念及非辜然命之短修皆莫逃其數爾而理有施
報何如此其酷邪庶招冥漠之魂宜腆馨香之薦謹差
穀旦爰敬淨筵草羽裾之清流繹琳科之祕旨伏望上
真垂佑列聖降臨鑒是哀衷錫之嘉貺人生有限卒隨
宿草之陳物化無涯妙證落花之果

馬子華百日子九成追薦青詞

靡瞻匪父奚勝痛割之情不反者時尤切孝思之感輒
傾丹款上瀆玄穹伏念臣父命不其延身莫能代向者
劬勞之德今而冥漠之靈冀拯迷塗須憑法廕謹因卒
哭肅建清壇萃琳宇之勝流演瓊科之祕旨伏望上真
昭格列聖降臨亮是哀衷錫之休應多生積累潛消玄
籍之書未拔幽魂並造朱陵之境

劉濟之禳裁青詞

生不可輕幸遂求安之請應由所感誓殫圖報之誠爰

漚丹棕仰酬洪造伏念臣某內守或戾外邪所侵蓋不
善於養和敢遽期於勿藥心因默禱身即小康願惟無
妄之哉恐亦自招之咎不依大道曷洗宿愆是用祇建
靈場精修法事肅延淨侶妙繹冲科伏冀上聖垂慈衆
真孚佑蠲除過責殄息憂虞周濟存亡保寧外內將安
將樂不惟六極之凶難終難亨密賚一門之慶

郡守郭彥卿禳蝗青詞

民猶艱食幸逢多稼之秋物或為妖欲作穉田之害敢

披丹款仰叩洪私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時雨
既霑嘉苗未實慮失垂成之望夙堅懇禱之誠爰建靈
壇虔修法醮伏冀聖慈眷佑玄鑒照臨亮是精衷錫之
休應遺殃悉殄並無入境之憂和氣潛回永納降康之
佑臣無任祈天請聖激切屏營之至謹詞

馮裕之析城山祈水設醮青詞

民服其業式堅望歲之心神享者誠聿獲降康之佑肆
彼懇款仰叩明靈臣伏念巖邑遺黎下田薄產切慮陰

陽之沴或成乾溢之哉爰即祠宮精修法事仰祈沖佑
垂鑒虔衷雲上於天常沐既霑之澤稼豐於野屢書大
有之年

裴懷誠禳蝗青詞

臣某言民初務本恒深傷稼之憂物或為哉益儆畏天
之戒爰輸丹款預荅洪私臣某伏念攝領郡符疚懷民
事雖秋成之在邇柰田害之未除非誠則無以動於神
而妖固不足勝夫德慮嘗在此為之惕然故有事於靈

場冀潛垂於嘉應餘殃悉殄並無入境之虞和氣頓回
不失有年之望

段正卿新居謝荅年豐青詞

物其多矣頗酬望歲之心天實佑之以篤降康之祐肆
傾丹款少荅洪恩伏念臣脫迹戎行分司郡寄所願公
私之給仍求中外之安衛公子之居亦既完矣漢良吏
之職果能稱乎貴恐難逃憂未嘗歇欲立於無過之地
必依夫衆妙之門是用肅命清流虔修法事仰祈靈鑒

俯亮精衷福錫厥民普浹三刀之境慶鍾於後光增萬石之家

楊榮追薦母及姪男青詞

無母何恃奚勝終慕之懷謂天蓋高未獲孝思之感爰披欸素仰瀆圓靈伏念臣涉世多艱遭家不幸方痛虞丘之樹或憂謝氏之蘭感恐自貽應如此酷冀悉罪根之洗敢忘道蔭之依是用延集羽流肅陳法供仰祈昭鑒俯荅哀悰長夜幽魂早遂往生之果合門殘喘潛消

先妄之哉

齋文附

事親為大匪母何依徒深瞻望之悲未盡劬勞之報爰
陳法醮周濟冥靈

崔時可舉子醮謝青詞

皇矣蓋高必以至誠而感居然生子允符吉夢之占爰
罄丹悰仰酬洪造伏念臣某幼違慈訓長慕貞闕稔經
二紀之艱危遠賴一家之餘慶方篤奉先之孝俄膺錫

脣之祥續莫大焉望不到此難稱生前之報預圖身後
之修是用精建靈壇肅陳法供命琳宮之淨侶演瓊笈
之沖科仰賴聖慈曲垂嘉祐豈惟見在潛消無妄之哉
亦冀未來獲享自求之福

秦贅孟賁追薦婦翁青詞

業由所履遂分善惡之塗情未能忘故有死生之說輒
輸危懇仰叩圓靈臣某系自孟孫出為秦贅緹縈父喪
已修過去之緣衛友母存豫證未來之果謹因誕月肅

建靈場命琳宇之清流繹藥章之秘旨伏望上真孚佑
列聖降臨俯鑒愚誠式垂嘉貺敬終敬始益堅報德之
心身後身前悉荷降祥之祉

孫德為弟男設醮青詞

家道或乖念其親之難保天鑒不遠諒所欲之必從乃
罄虔祈庸償夙願臣某艱危茲久聚屬不收方懷急難
之原仍建求亡之鼓居嘗慮此為之泣然俯憐無告之
民仰冒盖高之聽緬惟靈鑒亮是哀哀既壽且康永介

一門之慶由中及外均蒙百福之崇

郭彥卿謝雨青詞

臣某言和氣未回徒切三農之望至誠所感遽霑一溉之恩爰瀝精衷仰酬靈貺臣某叨膺民寄承乏州麾顧多稼之在田柰密雲而不雨恐因亢沴或害秋成肆伸懇禱之悰即獲休祥之應神之所賜天且不違有開必先式表年登之瑞無德不報難忘祀典之常

崔仲通中元醮青詞

天所親者無私惟德是輔人之應也以實有感必通肆
蠲克享之誠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某幼違真教長昧
玄風屬百年喪亂之餘當四海毒痛之後艱苦萬狀保
存一家上以慰陟屺之恩下以全舐犢之愛夫何修而
致此實莫大之幸焉尚慮過未能亡悔猶可及庶幾獲
其終吉敢不為之敬威冀滌罪根依須道廕是用謹差
穀旦肅藏淨筵萃羽裾之清流繹琳科之秘旨伏望上
真孚佑列聖降臨答是精衷錫之嘉貺爰念恢恢之網

不失之疎益堅翼翼之心聿懷茲福

郭彥卿追薦夫人青詞

時往不返恒深逝者之嗟道窮必乖尤切慨然之感肆
伸丹悃仰叩玄穹伏念臣官以恪居室靡遑處遂致起
家之配俄成彌月之裁憂喜相尋禍福莫測事寧免於
一失義不容於兩全數實難逃孽恐自作冀悉餘殃之
殄敢忘大道之依是用肅建靈壇虔修法供集琳宮之
羽侶繹藥笈之沖科周濟存亡普安中外伏望上真降

鑒列聖垂臨荅是精衷錫之休貺克蕃厥後已符夢姑
之徵不及其泉早賦出姜之樂

秦氏得子後報謝青詞

責已也周猶有求亡之恨應天以實庶幾所欲之從伏
念某識昧玄風動違真教虞丘蚤歲遽經風樹之悲謝
氏晚年方覩庭蘭之瑞念常在此為之惕然嗟窮而無
告獨四者之民恐積者不善非一朝之故痛自懲而悔
過若不及以檢身恩滌罪根仰依道廕謹因穀旦即事

靈壇萃羽服之清流繹琳科之祕旨伏望上真垂祐列
聖降慈荅是精誠錫之多祐無後為大免貽不孝之譏
由漸而來獲保有餘之慶

裴懷誠禳蝗青詞

膏澤既濡已有順成之望嘉苗方秀或憂飛孽之戕爰罄
丹棕仰干玄造臣伏念民服其業稼多於田在三務垂
成之功皆八政所先者食慮因貪類有害豐年肆堅懇
禱之衷冀速餘殃之殄緬惟靈鑒庸示休徵

莊靖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莊靖集卷十

金 李俊民 撰

祭文

郭彥卿祭蝗文

三日為霖已沐漑枯之渥八月其穫尚虞飛孽之裁方
致虔祈遽蒙嘉應盖以至誠而神感遂使大田之稼多
無害有秋敢忘昭報肅陳菲薦仰荅靈休

又秋報祝文

旱蝗為虐年穀未登肆殫懇禱之誠即獲休徵之應不妨穡事有恤民勞屬大田多稼之秋皆上帝諸神之賜勝妖以德易儉為豐祇薦菲儀仰酬景貺

又湯廟祈雨文

亢陽為沴時雨久愆徒深稼穡之憂未荅雲霓之望神或不祐民何所依肆堅懇禱之誠冀獲休徵之應仰希靈鑒俯亮精衷普垂一溉之恩庸示三登之兆速回和氣密贊生成尚饗

史冲霄祭清源王文

導流既東書備明乎禹績祭壇而北禮詳著於周官昔者封侯今而王爵善利於物克長厥靈驅雷叱電以張天之威騰雲致雨以澤地之產不愛其寶故時時而效珍所享者誠宜翼翼而懷福肅陳菲薦仰瀆明靈冀有感通曲垂眷佑

設醮祭亡靈文

嗟嗟汝靈生非汝有寄此浮世薤露易晞風花易墜倏

然而來忽然而逝賀者未已弔者隨至亡者之魂存者之淚傷心哉陰德之門或子或孫蘭刈之後有時而生急難之原或弟或兄荆枯之後有時而榮投江為父孝感者女化石為夫思深者婦悲樹之風念親而哀望思之臺欲子之來顏死相繼一家忠義素死相告一門忠孝嗚呼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生非所惡死非所好伊誰不然在順其道日月之行感其來往霜露之降助其悽愴雖在幽冥不昧英爽潔我庶羞

宜其來享

設醮祭孤魂文

嗟嗟汝魂生何不辰惟此多難道喪生輕時危命賦壽
天所係將軍一戰同為枯骨游魂之變可哀可矜可弔
可嘖蚯蚓鑽額烏鳶啄面月苦霜白風悲露泣傷心哉
時邪命邪何不幸邪蜂蠆之毒邪鱣鯢之戮邪彼氣之
竭旗之靡邪彼血之流戈之倒邪泰山之哭虎之猛邪
桓山之悲鳥之別邪愛人之官鬼之朴邪為人之役鬼

之俵邪枕者之尸誰其封邪爨者之骸誰其掩邪嗚呼
天地之間人為過客能壽幾何各反真宅何者為休何
者為戚雖皆人禍亦乃天厄所棲者魄有兆有域所享
者德有忝有稷魂兮不昧宜其來格

齋文附

擾攘茲久奚堪血祚之戈暴露者多長嘆衣薪之野今
則遺骸既掩旁魄未招欲通幽爽之靈庸致薦修之歎
肅陳淨醮周濟冥塗

崔仲通祭孤魂齋文

佳城馬過益增鬱鬱之嗟華表鶴來徒切纍纍之恨諒
惟冥漠不昧英靈肆陳黃錄之筵為指未陵之路

疏

趙子容之河州贈行糾疏

適齊而請難為繼富之周在宋者辭宜有遠行之贐且
聞大夫之無者貸豈惟君子則贈以言矧夫易足之庶
望有肯來之惠

顯真觀重修三門疏

昔年樓觀之居幾成而壞今日烟霞之侶既往復來相與合謀共圖起廢今則度材計費鳩役募工尚虞經始之難須借贊成之力敢希信士同結勝緣

請楊仲顯同住神霄宮疏

李德方

伏念白首鵝經頗媿山陰之士青雲鶴駕望來華表之仙某夙業琳宮近經灰劫所欠煙霞伴侶風月閑人共堅弘道之心庸敢棲真之地伏惟先生主張宗教壯觀

玄門雖所樂者巖居亦何妨於市隱當如修靜暫辭蓮
社而采那在季真更乞鏡湖之賜幸無固拒曲示光臨
請寶泉因長老碧落開講疏

一把蓋茅便是開山之祖九年面壁豈無立雪之人不
舉話頭曷傳心印伏惟堂頭和尚花開震旦雷震叢林
每笑古靈放光不許豐干饒舌宜示諄諄提耳之誨以
破昏昏無眼之禪行處道場誰非法器寶泉巖下拈起
拄杖便行碧落雲間放下鉢囊且住宜無多讓少振家

風

留請因老住持碧落治平院疏

五葉開時不昧栽松之境一庵破後忽來結草之人但
恐緣疎豈求旦過隙光難挽講席易終方惓惓乎法中
之王何屑屑乎桑下之戀當須摩頂授記何在擺手便
行發藥叢林復萃鉢瓶之衆主張教闕載揚鍾鼓之音
少屈高懷俯從衆望

請雲老開堂疏

竊以團圞坐上共話無生煩惱林中便覓重悟方悵達
摩去後卻嫌彌勒生遲試拈一瓣之香為闡三乘之教
伏惟雲公長老機鋒峻捷戒行孤高曾向維摩問禪不
許丹霞下著以一則語振祖師將墜之風於萬斯年祝
聖主無疆之壽早陞法席佇聽潮音

開元寺重修經閣疏

劫火騰空忽碎雨花之界業風蕩地漸摧龍藏之基不
救其危將歸於盡欲復輩飛之勢必須鳩僦之工見義

則為當仁不讓量財助役施雖毛髮之輕隨喜結緣行
若丘山之積敢希善衆共啟誠心樂贊其成有光於後
張村寺為佛寂滅設齋疏

十方蘭若久為灰劫之塵六祖叢林未覩花開之兆達
摩歸去後彌勒下生遲雖鐵石人皆有向道心於瓦礫
中誰是說法者因緣佛事舉似家風暮鼓晨鐘驚破龍
蛇之地千山萬水喚回瓶鉢之流

史正之酒疏

伏念君子有酒既多且旨衆人皆醉奈何獨醒可以忘
憂速宜就飲聊共孔文舉之客坐莫聽劉伯倫之婦言
惠然肯來永以為好

燕子和重修陽城縣廟學疏

能修泮宮魯美僖公之化不毀鄉校鄭高子產之風天
未喪文人能弘道本縣文宣王廟梁木將壞仞墻未窺
牧兒為薪刈之場童子無詠歸之地思與衆共期於一
新是皆好事者為之未見有力不足者當仁莫讓同氣

相求庠序未遑久仰詩書之治絃歌不絕復還禮義之鄉

陵川縣重修廟學疏

郭子昭張仲德盧仁美

大成教立共尊百世之師釋奠禮行敢怠二丁之享今則仞墻就毀廟貌無依雖漢之庠序未遑在魯則絃歌不絕大凡被三遷之教者有能用一日之力乎得助者多圖成也易梁其壞矣第形安仰之嗟學果廢邪能免不修之刺儻蒙許可請惠好音

本州廟學築牆疏

學久不修幾廢大成之教廟雖如故悉摧萬仞之基時
然後興文斯未喪自行束修以上者豈無一簣之往焉
所助者多其成也速敢希同志共力鳩功

段正卿西學請劉漢臣疏

鄭校不修舉是在城之子鄒館既假悉為受業之人須
鳴其待問之鍾方鼓此入學之篋漢臣殿元先生吾黨
領袖士林範模凡一卷而立之師不三年而至於穀行

東脩以上者就有道而正焉春暮風雩未遂詠歸之志
秋涼燈火會看同隊之親無倦發蒙當請主善

李君卿藥局會疏

秦緩未來罕悟膏肓之疾孟孫猶在復何藥石之憂生
不可輕命由所養固嘗媿扁鵲之先見豈徒望叔微之
陰功細詳肘後之方共濟籠中之物用雖一粒重若萬
金知伯休之價乎守之不貳受康子之饋者達則敢嘗

張伯宜藥局疏

未精所業猥叨三世之醫欲濟於人賴有萬金之藥豈云小補非敢自私

李德方畫十王糾疏

善惡兩途難逃陰責幽明一致各有司存生而上柱國之榮死則南面王之貴不寫尊嚴之像曷伸寅奉之誠尚賴同心共求妙手

葬枯骨疏

禮備後人奚取衣薪之葬序迎春孟正宜掩骼之時況

久慘於毒痛尤不堪其暴露可為矜恤當共瘞埋庶為
亡魂一同薦拔

又

禮詳月令具垂掩骼之文辭按離騷尤重招魂之句蓋
所哀者民命其可後於天時爰收暴露之遺俾反措安
之兆且希同志共贊陰功

抄簡疏

浩浩玄穹密運資生之化冥冥長夜良多不返之魂未

知所依是誠可憫爰軫薦修之念但無幽贊之人與我
同誠畢茲能事

抄紙疏

焚紙錢而祭唐之遺事用紙衣而葬周之儉風習以為
常俗莫能易然念鬼神之感豈求享祭之豐不腆冥財
曷伸哀歎庶能周恤須賴勸緣

抄經疏

譯而為經作者為聖豈惟貫道之器是亦升天之階將

有事於靈壇可不資於精業仍希善衆共積陰功

陽城縣楊敬之重修太清觀四聖閣疏

奕奕靈宮爰敞棲真之地巍巍重構忽拯經始之基不
救其危將歸於壞本觀四聖閣者光揚道域威護法門
歷歲月而漸深困風雨而就毀欲復翬飛之勢方圖鳩
僝之功莫不聞風而悅之多見得道之助者宜堅信向
同結勝因香火緣中載肅太清之境鼓鐘聲裏一新華
夏之音

段正卿請講師孫仲遠疏

初惟多故長昧大方雖存恥過之心未有投誠之地不
依法廕曷薦愚衷伏惟提點大師洞貫玄機表儀羽衆
謂此道善於利物況其力可以回天咸仰登壇無辭枉
駕儻垂惠肯何幸如之

喬舜臣酒疏

百年能得幾時斗酒可以自勞好向幕天席地縱意所
如免使明月清風笑人不飲況值麴蘖事了何妨指點

索嘗肯令坐上之尊空不比街頭之價貴一時勝友共
醉新醕

穎陽鎮修宣聖廟疏

欲復漢庠雖在未遑之際當思鄭校常存不毀之心念
道實在於人弘文豈由乎天喪今茲穎士不負孔門舞
雩雖有詠歸之風在城尚多挑達之子欲擇采芹之地
重修釋菜之儀備禮執經得從茲而北面連年取第庶
不減於西城

表

丘和叔析城山祈請聖水表

東作西成方著舜耕之土春祈秋報必因禹奠之山蓋以享者克誠豈有求而不應臣伏念本境土兼冀壤儉襲晉風小人知稼穡之艱大旱有雲霓之望神或不祐歲何以登肆堅懇禱之悰冀速休徵之應緬惟靈鑒答是精衷雨不失時以畢三農之務祀有常典仰酬一溉之恩

馮裕之析城山祈請聖水表

三代以還咸仰配天之澤百世而下猶多戴舊之民凡
致虔祈必蒙嘉祐伏念臣某職專奉上志切憂時室家
襲晉儉之風稼穡闢舜耕之壤慮因旱虐有害秋成是
用謹請靈宮肅伸懇禱仰希昭鑒俯荅精衷應若桑林
咸沐溉枯之渥祀如那首敢忘降福之私

上梁文

高平縣宣聖廟上梁文

百世大成之教將喪於天二丁釋奠之儀欲行無地庶
幾見聖須賴有功況河東人物之豪在長平朱紫者半
憫其梁木易壞仞墻未闕悉存起廢之心方屬未遑之
際而乃度材計費鳩役募工於時則咸謂之迂而為之
猶賢乎已點因言志必期春暮之風符欲讀書奚待秋
涼之雨所望入其門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聞絲竹之音
今則畚鍤具陳斧斤告畢謹差穀旦爰舉虹梁因採歡
謠式揚善頌

拋梁東比屋衣冠似魯中二十餘年荊棘地一朝刮
目見華風

拋梁西水漫城根欲斷時不見向來挑達子盡為市
上買書兒

拋梁南謾說中牟異政三何似此開游學路流為萬
古作名談

拋梁北路從關後無楊墨琴堂美化及民新吏事方
知有儒術

拋梁上吾道隨時有消長邇來門戶爭相高要取人
間卿與相

拋梁下往日蔬園今學舍不遇當年董仲舒誰為後
世修書者

伏願上梁之後家家俎豆處處絃歌政誇令尹之新人
有君子之行不獨文翁之郡學亦能興抑令子產之鄉
校無敢毀

湯廟上梁文

禮莫重於祭神所依者人享以克誠思戴商者久矣放而不祀肯與葛為鄰哉肆堅肅敬之心爰啟奉安之地五丁為之戮力百鬼為之駭奔奕奕而新巍巍乎大庸俟斧斤之畢具修俎豆之容不日而成盖天所佑今則謹涓穀旦肇舉虹梁因採民謡式揚善頌

拋梁東人物熙熙樂土中了卻公田無箇事豚蹄豆酒慶年豐

拋梁西人事天時一旦回佇聽春雷起驚蟄世間翹

首望雲霓

拋梁南四面山光滴翠嵐
惟有新城嘉潤地休功美
利與天參

拋梁北宅土芒芒咸仰德
慘舒一氣兩儀間無物不
資神妙力

拋梁上峻宇凌空雄且壯
春祈秋報有常時靈貺應
人如影響

拋梁下吹簫擊鼓農桑社
百靈受職風雨時萬頃連

雲看多稼

伏願上梁之後俗化衣冠人離塗炭澤被九圍之遠禮
還三代之初精意感通慄慄桑林之事歡聲歌誦洋洋
那首之詩

神霄宮上梁文

金碧朝真之地劫火所焚斧斤起廢之人家風猶在方
圖鳩僦俄覩輦飛莫不聞風而喜之未見有力不足者
告成有日當落霞孤鶩之秋會集如雲盡佩玉鳴鸞之

侶謹涓穀旦爰舉虹梁因採歡謠式揚善訟

拋梁東萬象咸歸道域中靈宇歸然還舊觀共為鼻

祖立玄風

拋梁西成壞須知自有時技癢遊人休疥壁留為君

子看花題

拋梁南輦玉夷荒共結庵絳帕蒙頭多少衆從今剔

耳聽玄談

拋梁北清高位仙凡隔天風吹散步虛聲化鶴時

來千歲客

拋梁上冠劍登壇環珮響門外黃塵不見山致身福地何蕭爽

拋梁下人物山陰隨所化不須更覓換鵝書手內黃庭皆自寫

伏願上梁之後地天交泰神鬼護持徐甲復來不憚掃除之役可元再出一新香火之緣

錦堂上梁文

德邁于公素有高門之望賢如晏子欲更近市之居此
心所安乃卜既吉爰即鳴珂之里以新衣錦之堂為天
下士欲得萬間在大丈夫安事一室象蓋取諸大壯歌
載播于斯干已許王翰為鄰將見許伯入第謹涓吉日
肇舉修梁因採歡謠式揚善頌

拋梁東崇構巍巍聳碧空天際浮雲風捲盡放教遠
岫列窓中

拋梁西落霞孤鶩與齊飛扶搖萬里垂天翼肯向枝

巢借一棲

拋梁南百屋堆錢不可貪何如養取閑中趣漸漸佳
如食蔗甘

拋梁北歸意濃於山有色故鄉曾見幾人還多少朱
門鎖空宅

拋梁上子子孫孫枝葉壯不知更有貴甥誰能與外
家成宅相

拋梁下壁上尤堪三絕畫更將黃卷教兒童學取鄰

侯書滿架

伏願上梁以後門闌多喜家道克昌鬼神為之護持民
物於此安逸豈止梁間之燕咸賀其成抑令屋上之烏
皆知所止

崇安寺重修三門上梁文

僧圓勝

歲月既遷久曠莊嚴之境家風不墜大開方便之門結
十方隨喜緣種三生無量福恃者衆力期於一新使檀
越如此用心欲衲子有箇歇處謹消吉日肇舉修梁因

採歡謠式形美頌

拋梁東一旦精藍掃地空誰似崇安能起廢聖人門
戶見重重

拋梁西橫峯側嶺護招提卻還舊觀凌霄漢氣厭龍
門一望低

拋梁南瓶鉢生涯共一龕試問龍蛇今幾種前三三
與後三三

拋梁北色即是空空即色有時天女散天花莫認毗

耶居士室

拋梁上一榻茶煙小
方丈幾年面壁少林師肯向人
前呈伎倆

拋梁下山林所在皆蓮社
此心安處便宜休銷得蓋
頭茅一把

伏願上梁已後永光法界不墮劫灰
看取佛堂放光且
為道場起本金得長者之布日日而興衣自祖師而傳
源源不絕

高平顯真觀三門上梁文

郗志淵

瓦礫積年未敞棲真之地斧斤一旦共為起廢之人時
然後興應者如響同力莫不相濟下手惟嫌太遲得助
者多能事將畢謹差穀旦爰舉虹梁因採歡謠式形善
頌

拋梁東壯觀玄門似有功幽事不妨清淨念便從林
下立家風

拋梁西看破棲霞不肯棲別為道場重起本紅塵背

鏡笑人迷

拋梁南杖屨山林處處庵
但結卧龍岡下伴不須海
上覓仙龕

拋梁北地位清高風雨隔
一朝白日上青天得道旌
陽人不識

拋梁上有作有為俱是妄
問君何處是真遊試向仙
翁山下望

拋梁下蕭爽殘年香火社
姓名今已籍丹臺空界時

來鸞鶴駕

伏願上梁已後羽衣雲集宗教日崇不羨陶家隱居如
在壺公謫處靈宮載肅盖多星斗之臨歷劫長存自有
鬼神之護

雜著

龜鏡山人陳時發屏風

道尊孔氏妙窺三絕之編市隱君平坐閱百錢之肆在
憂患而作者其精微之教乎儻學者加以數年則愚者

必有一得龜鏡角折五鹿閣東九師以變者為占其應也如響滕公之室屈子之居晉隗昭之索金漢張伯之懷璧知來者逆情見乎辭筮而不從動則有悔莫靈如卦定因三畫之吞或泄此書未免六丁之取盖有聖人之道以斷天下之疑秦鏡雖亡幸斯文之未喪楚龜已朽賴其策之無遺問而以言瀆則不告

副元帥討亂臣諭將士

伊感自貽久露滔天之惡帝德乃大尚寬棄市之刑儻

滋蔓而不除將噬臍其難悔某官某誘竊戎柄包藏禍
心飛書構亂華之夷詭計為奔軍之將幸免崇山之外
放敢兆蕭牆之內憂衆叛親離人怨神怒雖欲不忌器
而投鼠或恐以蹊田而奪牛若執小嫌有傷大義忠於
為國奮不顧身少正兩觀之誅彼自取爾趙盾一字之
貶我其免乎無為彼先免出乃力

道藏經後

洪惟玄祖遠振宗風垂三洞之靈文演一真之妙理要

使學仙之子咸與道俱尚憂誤讀之人或遭陰責宜新
刊正用廣流傳

劾張唐臣酒過

欲解憂於杜康佳期難遇俄立威於甯越和氣有傷民
自速辜酒以為禮序點揚觶而語杜蕢歷階而升罰以
兇觥脅以童殺被醉不臧縱意所如受爵不讓多言數
窮登牀而忤鄭公脫靴而忿力士鴟夷過左阿君之家
沐猴舞平恩侯之第自以為適不知敗德自以為真不

知喪身至有汝陽涎流公孫腹溢賀監眼花夷吾舌出
未歌驪駒先賦相鼠犯朱虛之令激灌夫之怒拳安劉
伶之肋帽脫張旭之頂曳墮地之遐罵到官之鄭不聞
南康之納狂客不見後閣之遣窮賓在側雖有二豪所
指宜惟十手醉猶未醒死而復甦初逐武坐之蠅便可
去矣誰謂宋門之犬如此惡邪仰天而呼烏烏向空而
書咄咄幾年程普方思公瑾之交一旦楚元罷設穆生
之醴宜加薄責用儆非彝盡省前愆勿貽後患

酒檄

山堂酒不至戲檄以督之

人生貴在意適我輩況復情鍾念樂事之難并須同欲
之相濟山堂主人作真率會鬪見在身掉船尋賀老於
稽山齋具邀淵明於栗里盜甕而飲者醉指瓶而索者
嘗伶婦無言宋犬不吠乃有忘形爾汝痛讀離騷了一
生於蟹螯視二豪如螺贏以其無公田而種秫故不待
酉歲而乞漿莫謂寧逢惡賓亦可便稱名士獨不與李
將軍為地方且共江諮議論兵徒使汝陽涎流想見子

幼耳熱醒猶未解釀可速傾得到於齊請鑒青州之事
或薄如魯未免邯鄲之圍惠而不傷各則有悔余言不
食衆怒難犯

焚問舍券

高堂主人好客不倦肇開東閣大闢南館坐上簪盞戶
外屢滿客有趑趄而不獲進者乃持問舍之券而見焉
其文曰百尺樓前問舍萬人海裏藏身誰念入室相如
四壁徒立自笑移居東野一物全無略敘幽懷勿嫌多

事不欲起樓背山借宅種竹當門藝蘭開徑訪菊不欲
犬吠於門梟鳴於木鬼嘯於梁鼠穿於屋所望取友必
端序賓以賢屣為祭倒席因賈前鄒不可不迎枚不可
不延醴如楚設榻似陳懸無使籍恥臣蔣雲羞吏宣諤
諤者去唯唯者來紆餘者悅卓犖者哀豈樂正子後長
者而不見而燕昭能自隗始而築黃金之臺乎主人讀
畢怒而投之地客懷歸以語鶴鳴鶴鳴曰吁夫心契則
言入目擊則道存豈不見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哉子

欲以垂雲之翼投覆卵之巢其可邪乃取其券而焚之
客於是浩然長往不數日主人及於禍而客免焉

求田

願為聖人氓但得一廛田大庇天下士安用萬間屋我
館既定我鄰既卜人壽幾何生理易足約以自處能者
養福非敢望設醴楚元指囷魯肅馮驩食魚子思餽肉
乃有鄭相葫蘆薛公苜蓿陰將軍之葱葉麥飯石季倫
之萍蘆豆粥吏部公之藜苳天隨生之杞菊商山隱士

之紫芝少陵野老之黃獨請學為圃中有樊遲之祿至
於華元羊羹庾悅鶚炙監州螳螂典籤熊白雖不至於
嗟來而客不可以不連蓋在人者已所不為在己者人
所不欲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腹是則釜不須轆鼎不
須覆犬不須吠蠅不須逐無事而食有醜面目噫忘其
朶頤之凶以養吾之老饕何其耐辱

悼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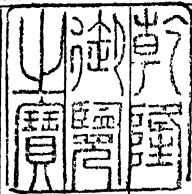
家有畜犬始善終惡衆勸烹之姑息間其惡

彌甚戊戌秋烹以饗衆衆意頗快獨惻然悼

之

非土性而畜常戒於書祖陽氣而烹敢違於禮生豈不
好禍皆自求爾心則獸心食者人食其志不如槃飢其
力不及韓盧盜如在齊吠如在桀楚人之井為汝溺宋
人之酒為汝酸孝子為之去妻里媪為之逐婦徐勉不
敢以還宅楊布不敢以易衣饑則乞憐飽則反噬不敬
而養雖猛何為稍能聽指跟於蕭何自可得終老於栢

直孔門弟子寧無弊蓋之思噲等少年爭効鼓刀之勇
有此行者其能免乎蓋與衆而棄之豈無故而殺者雖
然逐免難忘上蔡之情可柰噬螯終速桃園之禍



莊靖集卷十